

越南「艾族」與「華族中的艾人」

徐富美*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越南艾人是客家人的一支，是從中國移民到越南的一個族群。越南艾人在族群劃分上呈現歧異現象，分別屬於華族和艾族。本論文從三方面探討越南「艾族」與「華族中的艾人」原本屬於同一個族群；分屬兩個不同民族來自越南的政治歷史背景。主要有兩個歷史背景，一個與1947-1954年的儂族自治區有關，一個與1978-1979年的中越戰爭有關。越南艾人的認同產生轉變，有四個促發因素。在政治上，與越南的排華情緒有關；在經濟上，越南對艾族有優惠政策而華族沒有；在民族政策上，與艾人的艾族意識有關；個別情況則與艾人「小農經濟」的生活思維有關。

關鍵字：越南、艾人、艾族、華族、認同

* E-mail: gefmhsu@saturn.yzu.edu.tw
投稿日期：2020年7月9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1年4月13日

Ngai People between Ethnic Ngai and Ethnic Hoa in Vietnam

Fu-mei Hs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Yuan Ze University*

Ngai people in Vietnam are a branch of Hakka who immigrated to Vietnam from Mainland China. They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namely ethnic Hoa and ethnic Ngai.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wo different groups of Ngai people from three aspects and shows that they originally belonged to the same ethnic group. Their divergence in ethnic grouping is due to socio-political factors. One is related to the Nong Autonomous Region from 1947 to 1954, and the other is related to the Sino-Vietnamese War in 1978-1979. The anti-Chinese political sentiment, the economic concessions, the ethnic policy in Vietnam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thinking in some Ngai people are four contributor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ntity in Ngai people.

Keywords: Ngai People, Ethnic Hoa, Ethnic Ngai, Identity, Vietnam

** Date of Submission: July 9, 2020
Accepted Date: April 13, 2021

一、越南艾人分屬兩個不同民族

越南艾 (Ngai) 人是客家人的一支。根據艾人受訪者說法，他們是艾人 (Ngai Ngin)，不是客家人，說的是艾話 (Ngai va)。¹ 本文沿用他們的自稱。「艾」是指稱「我」的意思，臺灣教育部客家話常用辭典寫成「偃」字。

越南艾人分屬兩個不同民族，一個是華 (Hoa) 族，一個是艾族。越南有 54 個民族，其中京族 (Kinh，又稱越族) 人口佔絕大多數，其餘均定為少數民族。華族是其中人口比較多的一個少數民族。根據 2019 年越南人口普查，華族人口約為 75 萬人 (749,466 人)，佔越南近億人口 (96,208,984 人) 的 0.8%。華族當中又有廣東人、潮州人、客家人、福建人以及海南人等五個次族群；艾人是客家人當中的一支。越南 54 民族當中，除了有華族之外，還有另一族艾族，分布在越南幾個省市。根據 2019 年人口統計，越南艾族有 1,649 人。

北越華族主要分布在北江 (Bac Giang) 省陸岸 (Luc Ngan) 縣，尤其集中分布在縣的東南方山區，靠近陸南 (Luc Nam) 縣和山洞 (Son Dong) 縣三縣交界的地方。陸岸縣是艾人大本營。(參附錄圖 1) 北越太原 (Thai Nguyen) 省是目前越南艾族最主要所在地，根據 2019 年人口統計有 800 人，占艾族 49%。主要分布在太原市北半邊周圍的大慈

1 本文此處所訪問的是北江省和太原省艾人。根據我們初步瞭解，越南除了有自稱「艾人」的客家人之外，還有另外的客家人。但目前尚未找到相關受訪者，無法得知二者差別。此外，北干 (Bac Kan) 省艾人自稱為「艾人」，但同時也認為「艾人就是客家人」，與本文所訪談艾人認為「艾人不是客家人」的看法有所不同。這個問題將另文探討。

(Dai Tu)、同喜(Dong Hy)和富平(Phu Binh)等縣幾個社。大慈縣分布在新泰(Tan Thai)社和安慶(An Khanh)社；同喜縣分布在化上(Hoa Thuong)社和刻摩(Khe Mo)社；富平縣分布在同蓮(Dong Lien)社。(參附錄圖2)

本文從同一家族分屬不同民族、移民歷史與地理分布，以及族群認同等三個部分，探討越南「艾族」與「華族中的艾人」關係。我們認為，越南的艾族與華族中的艾人有共同來源，原本可視為同一個族群，但因為越南社會及政治因素，以致分為現今兩個族別。

二、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

在研究方法上，我們以北越北江省以及太原省幾個艾人村落作為訪談對象；以半結構式訪談為主，輔以深度訪談。北江省訪談陸岸縣的富潤(Phu Nhuan)社彩虹(Cau Vong)村，以及新華(Tan Hoa)社物外(Vat Ngoai)村。太原省訪談大慈縣新泰社的平場(Bai Bang)、紅丘(Doc Do)、大溪(Suoi Cai)三個村落，同喜縣化上社的三泰(Tam Thai)村和新泰(Tan Thai)村，以及刻摩(Khe Mo)社的凹豆(Ao Dau)村。分別在幾個時間訪談這些艾人，列如下表：²

2 其中2021年4月的訪談，因為疫情之故，是透過通訊方式訪談。

表 1 訪談地區及時間

訪談地區				訪談時間
省	縣	社	村	
北 江	陸岸	富潤	彩虹	2015.08；2016.08
		新華	物外	2016.08
太 原	大慈	新泰	平場、紅丘、大溪	2019.04
	同喜	化上	三泰	2017.09；2018.04；2019.04；2021.04
			新泰	2017.09；2019.04；2021.04
		刻摩	凹豆	2019.04；2021.04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語言學研究取向可以二分為內部（internal）語言學和外部（external）語言學。內部語言學以語言本身談論語言，包括語言的組成成分、規律及其所表達的語義等。外部語言學則討論語言與語言之外其他因素之間的關係，包括民族、政治、地理或學校等制度的關係。本文的理論基礎主要是外部語言學的研究角度。

根據我們的研究，越南艾人分屬華族和艾族兩個不同民族，不是語言本身的因素，而是外部語言學的政治歷史因素。本文討論越南艾人分屬兩個不同民族，要從外部語言學角度探討方能得到解釋。

此外，本文也參照族群的邊界理論。Barth（1969）及 Wimmer（2013）提出「族群邊界」理論，認為族群的語言或文化等特質，受到社會變遷影響而逐漸模糊，未必能夠以之來進行族群認同，而關注在「我群」與「他群」相處的互動中，獲得可辨析的族群特徵與族群意識所形成的邊界，進而得到自我的族群認同（Barth 1969；Wimmer 2013；王明珂 1997、2003；王甫昌 2003；黃應貴 2008；黃宣衛 2010；許維德 2013）。

三、原屬同一族群的理據

我們認為，越南艾族與華族中的艾人在語言及移民歷史上具有共同來源，可視為同一個族群。下面分別說明：

(一) 同一家族分屬華族與艾族

同一家族理應屬於同一個族群。但我們發現，越南太原省同喜縣有三個艾人家族，他們彼此之間有親戚關係，卻分屬於不同的華族和艾族；甚至同一個家族原本是華族，後來改為艾族。其族群情況如表 2：

表 2 同一家族分屬不同族群

省份縣治		太原省同喜縣		
家族編號		家族一	家族二	家族三
村社聚落		化上社		刻摩社
		三泰村	新泰村	凹豆村
主要受訪者	兄弟姊妹數	5	9	5
	排行	老么	老七	老么
族群身份登記		都是艾族	原本都是華族 後全改為艾族	有華族有艾族 部分改為艾族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表 2 的家族一、二、三等三個家族具有親戚關係，但分屬華族與艾族的情況複雜。家族一有 5 個兄弟姊妹，一直都是艾族；家族二是家族一的堂兄弟，原本都是華族，後來都改為艾族；家族三是家族一的妻舅

家，早期有些是華族、有些是艾族，後來大部分改為艾族，少部分還是華族。下文第五節（一）小節還會再提到這些家族。這些跡象表明，艾族和華族原本可視為同一個族群，但後來由於某種原因而分為兩個不同民族。

（二）語言相似度高

我們原先推想「艾族的艾話」與「華族艾人的艾話」二者在語言上會有差異，研究之後才發現沒有多大區別。就我們的發音調查看，越南艾族所講的艾話與華族艾人所講的艾話，撇去若干細部不同，差異不大。根據我們目前對越南幾個不同省份的艾話初步觀察，包括北越的太原省（艾族、華族）、北江省（華族）和北干省（華族）三省，以及南越的同奈（Dong Nai）省（華族）等地的艾話，越南「同一個華族」的艾話內部差異，有可能比「華族與艾族」之間的艾話差異還大。也就是說，「艾族的艾話」與「華族的艾話」二者的語言細部差異，無法構成這兩個不同民族的分類依據。本文在此不處理「華族」與「艾族」二者的語言細部差異，未來將另文探討。越南艾族的艾話與華族艾人的艾話可視為同一個語音系統。

（三）移民路線及地理分布密切相關

從越南艾人的移民路線看，艾族艾人和華族艾人的移民路線密切相關。越南北部與中國的廣西和雲南兩省接壤，西邊鄰國是寮國。在地理位置上，越南東北部的廣寧省與中國的桂南一帶連成一片。根據北江省和太原省的艾人訪談資料，這些艾人從中國廣西省東南邊的幾個縣市，

包括玉林、欽州等地區，尤其是跟越南廣寧省交界的防城港（下圖 1 橫線條部分），然後入境越南，進入與中國交界的廣寧省（圖 1 直線條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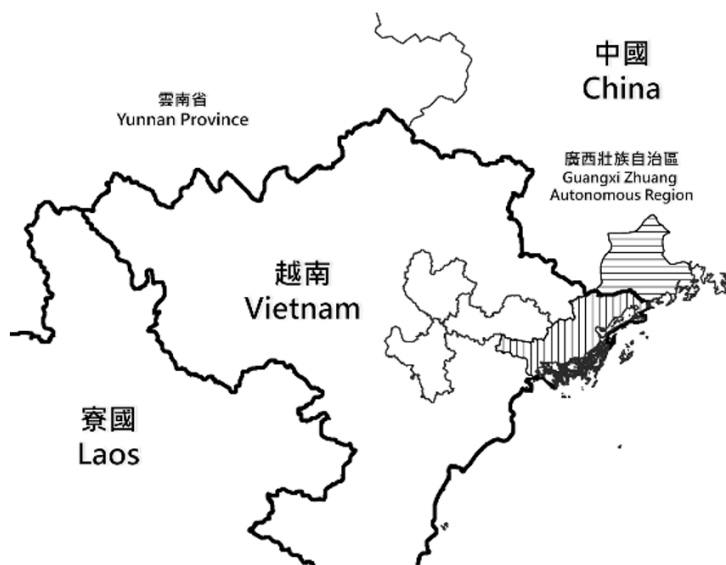


圖 1 中國廣西及越南北部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越南太原省的艾族與北江省的華族艾人，他們的移民路線與地理分布密切相關。中越邊界綿延千里，但僅有少數幾個通關口岸。廣寧省（Quang Ninh）芒街（Mong Cai，下圖 2 斜格線部分）市是中國廣西東南部艾人移民北越的重要入口。太原省的艾族與北江省的華族艾人都從廣寧省移民而來，不只來源地區相同，而且在地理位置上廣寧、北江、

太原三省連在一塊。廣寧省在東邊，北江省在中間，太原省在西邊。如下面地圖 2 所示：



圖 2 艾人移民路線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這三省的艾人應當有密切關連性。當廣寧省艾人移民進入其西邊北江省時，有一部份艾人留在北江省定居，另有一部份艾人則進入更西邊的太原省。從地理分布上可以看出艾人的移民路線有地理上的連續性。二者有可能在某個歷史階段來自相同族群。我們把越南南北地區的艾人移民情況列如表 3：

表 3 越南艾人移民簡況

階段	移民時期		移民過程	移民地點	
				北越	南越
1	19-20C 之交	清 → 民國	中國 → 越南北部	+	-
2	1954	日內瓦協議	北越 → 南越	-	+
3	1978-1979	中越戰爭	越南 → 海外或回中國	+	-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越南艾人原鄉地在中國。近代第一階段移民大約是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清末民初時期，移居越南大約有 3-4 代，有些甚至更早，已經有 6-7 代左右。比較有名的是清朝末期以洪秀全為首的太平天國之役，這場戰役促使許多老百姓經由陸路或海路進入越南避難，也促使大批移民向海外遷徙。北越早期有不少華族人，艾人也在其中。第二階段是 1954 年日內瓦協議，越南分成南、北越，北越有許多華人遷移至南越，包括一部分艾人。第三階段移民是 1978-1979 年的中越戰爭。這場戰爭導致越南排華情緒，許多華人紛紛出走越南，或回中國，或移民至海外其他地方。尤其是北越地區的華人，有許多艾人在這個時期又回到中國。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的日內瓦協議及中越戰爭兩次事件導致越南境內華人產生比較大的移民，華人人數銳減。

根據越南 2019 年人口調查統計，北越的華人人數以北江省最多，有 2 萬多人 (20,225)，其他省份則少得多。越南的人口調查統計，並未再細分出華人中的艾人或其他次族群的人，我們無法直接得出北江省艾人在華族中的比例。但根據我們的觀察，北越北江省的華人主要都是艾人，以及一些講白話 (Pac Va) 的廣東人。吳靜宜 (2010: 104) 也說，

北江省陸岸縣新光 (Tan Quang) 社、新華 (Tan Hoa) 社和洞谷 (Dong Coc) 社的華人講艾話，他們自稱是「華人」，也說自己是「艾人」，其他華人也稱他們為「艾人」。這樣看來，越南北江省的艾人佔華人人人口有相當高的比例。

北江省艾人目前人數不到 2 萬人，但其早先人數應該更多。這與 1978-1979 年發生中越戰爭，越南產生排華，當時有一大批華人離開北越有關。武伯雄 (Vu Ba Hung 1972) 在 1966 年及 1967 年進行華族的語言調查，文中說當時北越華族大概有 18 萬人，居住在越南北部山區的一些省份，主要集中在河北省 (Ha Bac，後來分為北江和北寧 Bac Ninh 兩省) 和廣寧省。河北省陸岸、陸南等縣，以及廣寧省芒街縣的一部份，這兩個地方是華人較多的地方。武伯雄並說，這些地區的華人使用艾話很普遍，這裡的華人常常說艾話，少數說白語；當各民族交流的時候，他們使用艾話比較多。但從越南 2019 年人口調查統計看，我們把北越華人人數超過 1,000 人的 9 個省份 (河內、北江、廣寧、太原、海陽 Hai Duong、諒山 Lang Son、宣光 Tuyen Quang、河江 Ha Giang、奠邊 Dien Bien) 全部加起來，都不到 5 萬人 (48,136 人)。這與 50 年前武伯雄所說，當年北越華人大約有 18 萬人之多相比，還不到當年華人人數的三分之一。

四、越南政治歷史的影響

現今越南艾人分屬不同的艾族與華族，有其特殊的政治和社會因素。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越南的政治歷史背景，一方面則由於越南艾

人自身的認同轉變；艾人自身的認同轉變，仍然來自越南的政治歷史影響。這一節先行說明越南的政治歷史背景；下一節第五節再說明越南艾人自身的認同轉變。

范宏貴（2002：58）指出越南的民族數究竟多少，在封建時代未見公布，在法國統治時期雖然進行過一些民族調查研究工作，但也沒有清楚說明；越南官方第一次公布民族數及其族別是在 1959 年。范宏貴（2002）列有艾族情形，分別在 1959 年以前以及 1979 年艾族獨立出來，其他則沒有獨立出來（范宏貴 2002：62）。許文堂（2016）討論越南北部從 1979-2009 年之間的華人變化，在越南每十年一次所做人口統計當中（許文堂 2016：17）都有艾族。越南學者阮文政（Nguyen Van Chinh）提到，³ 越南在 1962 年開始討論民族分類問題，當時分成 59 個民族，「艾族」及「漢族」是其中兩個民族。到了 1973 年變成 56 個民族，艾人被歸到「華族」。⁴ 於 1979 年正式訂為 54 個民族，包括「艾族」及「華族」。我們根據范宏貴、許文堂資料以及阮文政說法，把越南艾族與華族情況整理如下表 4：（其中資料來源「●」參見范宏貴；「○」參見許文堂；「※」參見阮文政。「+」表這個族群有獨立出來，「-」表沒有獨立出來）

從表 4 看，1959 年以前是有艾族的，1979 年之後也是有艾族的。然而，在 1959-1979 年短短 20 年之間，越南對艾族的族群統計情況卻很不一致。

3 本資料來源是阮文政教授於 2019 年 1 月來臺交流時告訴筆者的。阮教授之說填補范宏貴（2002）和許文堂（2016）未提及的部分，故加以引用。

4 根據幾位艾人受訪者以及阮教授，「漢族」名稱是早期說法，後來改為「華族」。

表 4 越南華族與艾族情況

年份	族群數	華族	艾族	資料來源
1959 以前 ^a	39	+	+	●
1959	64	+	-	●
1962	59	+	+	※
1973	56	+	-	※
1978	59	+	-	●
1979	54	+	+	●○※
1989	54	+	+	○
1999	54	+	+	○
2009	54	+	+	○

說明：

a. 根據范宏貴（2002：62），越南 1959 年以前有 39 個族群的族群數統計並不完整。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越南對艾族是否獨立出一族的看法，似乎反映越南對中國關係的表態。越南的艾人分屬艾族和華族，有其政治歷史背景。主要有兩個因素。一個與 1947-1954 年的儂族自治區有關，另一個則與 1978-1979 年的中越戰爭有關。此外，還有一個是混亂的 1954-1979 年。分述如下：

（一）儂族自治區（1947-1954 年）

儂族自治區是法軍於 1947-1954 年在越南邊境海寧省（今廣寧省）所成立的政治自治團體，用以對抗以胡志明為首的共黨政權新勢力，以及舊勢力中國，防止中國在邊境進行擴張。儂族自治區後來在 1954 年奠邊府戰役結束後，北越統一而隨之解散，自治區艾人領袖黃亞生（Voong A Sang）帶領自治區的人遷徙到南越。根據 Nguyen（2018），

農族自治區由一個小型政府所帶領，包含選舉代表、行政執行單位、司法官員和公務員等，人口大約 12 萬人，其中 60% 是艾人。

從中國廣西省及廣東省客方言分布情況，可以理解何以農族自治區成員大部分是艾人。廣西省東部的賀州，以及東南部的北流、容縣、玉林、陸川、博白、欽州、防城港等地，都有許多客家人聚居。此外，廣東省西南部湛江、茂名和陽江等三市也有許多客家人，與廣西省客家區相連接。（李新魁 1994；李如龍等 1999；陳曉錦 2004；謝建猷 2007；鍾文典 2011）廣西省東南部及廣東省西南部，與越南北部廣寧省連成一片，是客家人由陸路從中國移民至越南的路線。

上表 4 中 1959 年以前越南把艾族獨立出來，這應該是受到法軍影響之故。越南與中國自很早時期就密切接觸，包括人民的移動，以及政治上的宗主國關係等。法軍從中國接收越南，但始終擔心中國是越南的「舊愛」，會構成法國與越南之間的威脅，因此刻意要把這些艾人從華人族群中切開。Nguyen（2018：220-221）認為，法軍用「農族」來標示，是出於政治考量。他們採用一種「本土化」政策，想把這些人進行改造，從說著漢語方言的海外華人身份，轉變為忠於保大皇帝的越南家族成員。那麼，越南在 1959 年以前把艾族獨立出來，是可以理解的。

（二）中越戰爭（1978-1979 年）

1978-1979 年發生中越戰爭，是導致越南艾人分屬艾族與華族不同民族的最大原因。如上第三節所述，1979 年越南和中國關係緊張，導致越南排華情緒。有一位太原省受訪者說：⁵

5 這位艾人受訪者曾在臺灣當外傭，會講簡單的中文。

人民不亂，是政府亂，人民不安心。叫中國人回中國。不是偷偷的喔，阿兵哥、老師都叫回家。中國開門接人。海寧全走人，財物不留，只人走，海陽人接手。賣了兩次走人。公公擔任公職，叫去委員會，婆婆一嚇就死掉。

似乎可以反映當時普遍老百姓的不安。

根據 Nguyen (2018) 及伊藤正子 (2018) 說法，在 1973 年河內全國民族分類大會上，艾人還是華族當中的一支。1978-1979 年發生中越戰爭後，越南和中國的關係緊張，遂於 1979 年從華族中獨立出艾族。Nguyen (2018: 207-208) 又說，在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之下，處理民族事務當局認為把艾人當作單一族群是為了要對抗中國霸權主義的陰謀。這個做法沒有受到任何批評或討論，對於誰是艾族人，為什麼從華族中分出來等，也沒有任何資訊說明。越南不喜歡華族，越南艾人成為艾族，對內可以作為越南另一個民族，與華族隔開；對外可以形成對抗力量，阻止華人龐大的侵入。因此在那之後，越南正式把艾族獨立出來，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 混亂的 25 年 (1954-1979 年)

越南在 1954-1979 年這 25 年之間比較不一致。艾人大多歸入華族，但 1962 年時卻又獨立出艾族。當時發生什麼事，我們目前無法得知。暫時如此推測：這段期間艾人大多歸入華族，是因為越南對中國態度轉為友善之故。越南共產黨在 1945 年宣布獨立，1954 年以後主掌北越，

1975年越南統一，都受到中國共產黨支持，因此把艾人歸入華族。1962年艾族獨立出來，可能是當時政局動盪，百廢待興，難免諸多興替而產生不一致情況。又或是各學者看法有所不同之故。不只如此，下文第五節（一）小節表5提到編號4受訪者說「他們家一直都是艾族」，以及表6提到編號6受訪者家族中的小舅媽說她「在1977年做身份證，登記為艾族」的情況看，恐怕越南在1954年南北分裂後到1979年這段25年期間，老百姓的族群劃分未能同步，族群登記並不統一，以致艾族與華族分合情況頗為混亂。總結來說，越南艾人分為艾族和華族兩個族群，不是基於語言因素，而是基於政治因素。

五、艾人族群認同轉變

越南太原省是艾人發生族群轉變的地方。如上表2看，一部份艾人從華族轉變為艾族。越南艾人受到越南的社會變遷影響，在「艾人」與「華人」相處的互動中，重新獲得新的族群邊界而產生新的族群認同。這一節要討論艾人本身的族群認同產生變化，以致在族群劃分上呈現歧異現象。下面分為2個小節討論：第一小節先討論艾人分屬兩個民族的分布情況；第二小節討論艾人族群認同轉變的促發因素。

（一）艾人族群分布：以北江省與太原省為例

我們以北越的北江省和太原省艾人為例，說明艾人分屬兩個民族的情況。北江省艾人都是華族，太原省艾人則有華族及艾族。越南艾人分屬不同民族的情況，主要發生在太原省。列如表5：

表 5 受訪者族別

編號	訪談地區				民族
	省	縣	社	村	
1	北江	陸岸	富潤	彩虹	華族
2			新華	物外	
3	太原	大慈	新泰	平場	艾族 ^a
				紅丘	
				大溪	
4		同喜	化上	三泰	艾族
5				新泰	華族 → 艾族
6			刻摩	凹豆	艾族； 華族； 華族 → 艾族

說明：

a. 我們在大慈縣所訪談艾人只有 2 家，已經不會講艾話。根據其中一家受訪者所說，其祖父（1903 年生）是第一代來越南，身份證上登記為艾族。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從表 5 看，編號 1 和 2 北江省艾人都是華族，無論是彩虹村或物外村皆然。老一輩艾人都會講艾話，但隨著年齡層的下降，年輕一輩的艾人，尤其是 20 歲以下艾人，就逐漸不會講艾話了。物外村的艾人村落較多艾人，也較集中，其艾話保存情況比彩虹村要好。

太原省情況比較複雜。編號 3 太原省大慈縣新泰社有三個村有艾人，據說有 100 多口人。目前除了有一位 97 歲（2019 年訪談）老奶奶會講幾個簡單詞彙之外，都不會講艾話了。這位老奶奶婚後育有二子，再婚後還育有一女。她年輕時會說艾話，與父母都說艾話，結婚後住娘

家，仍會講艾話。但我們訪談當時，她只記得「吃飯」、「吃粥」、「喝茶」等幾個簡單的詞彙而已，都講越南話了。而且由於其年紀老大，我們在辨音上也只能依稀聽到模糊的語音。我們認為，新泰社這三個村的艾話之所以流失的原因，與這些村落的聚落分布型態有關。這些村落屬於「散居」型態，艾人與周遭的人溝通都用越南話，艾話沒有溝通上的需求，造成艾話在這些村落產生流失。

編號 4 到編號 6 是相關家族，其情況已見上表 2。編號 5 與編號 4 是堂兄弟關係，編號 6 則是編號 4 的妻舅家。編號 4 三泰村有 62 戶 201 位艾人；編號 5 新泰村離三泰村不遠，有 7 戶艾人；標號 6 凹豆村離三泰村也不遠，有 12 戶艾人。

編號 4 三泰村是艾人比較集中的地方。三泰村這個村又稱為「華村」或「華人村」。越南話「華」與「花」同音，不但是因為這個村落種植花草，也與華人有關，華人的「華」本義就與「花」有關。同喜縣化上社三泰村的艾人比較多，與大慈縣新泰社不同的是，同喜縣化上社由於聚落呈現「聚居」型態，艾話得以保存得比較好。但儘管如此，根據我們的觀察及訪談，這個村落能訪談到的老一輩艾人雖然會講艾話，但人數已經不多。年輕一輩的艾人則都不會講艾話了。編號 4 受訪者（1960 年生）還會講艾話，但他年近 40 歲的小孩（1982 年生）與分別就讀中學及小學的孫子則都已經不會講了。

編號 6 是個有趣的家族。我們先看編號 6 的兄弟姊妹排行及其族別，編號 6 家族老四就是編號 4 的妻子。如下表 6：

表 6 編號 6 兄弟姊妹排行及族別

排行	性別	族別	村落
老大（大舅）	男	華 → 艾	凹豆
老二	女	華	凹豆
老三	女	艾	三泰
老四	女	艾	三泰
老么（小舅）	男	華 → 艾	凹豆
小舅媽	女	艾	凹豆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在此，我們有三個問題：

1. 相關家族不同民族：編號 4、5、6 等幾個家族有親戚關係，卻分屬華族和艾族。
2. 同一家庭不同民族：編號 6 同一個家庭有華族也有艾族。
3. 華族改為艾族：編號 5 原本都是華族，從 2000-2002 年之後逐漸改為艾族，現在全家都是艾族。編號 6 大舅和小舅從 2019 年之後也改為艾族。

我們針對上面這三個問題作說明：

1. 承辦機關的鬆嚴：三泰村 vs. 凹豆村

從表 6 看，先撇開小舅媽不說，編號 6 家族在凹豆村的艾人 2019 年以前都是華族；而在三泰村的艾人則都是艾族。這與當地政府機關的態度有關。據編號 6 家族受訪者說，越南人民的身份證是「社」級的政

府機關在辦。艾人所在地區的社級政府機關審查標準有鬆有嚴，標準不同。三泰村的社級政府機關審查標準較鬆；而凹豆村的社級政府機關審查標準較嚴。留在凹豆村的大舅、小舅以及嫁在同村的老二都是華族；而老三和老四因為是嫁到三泰村之後才辦理身份證，所以是艾族。編號 4 三泰村的艾人一直都是艾族。

編號 6 小舅說，他一直想改成艾族，但手續麻煩而複雜；如果證件不足，政府機關往往加以刁難。2019 年他再次要求改為艾族，他說除了越南話之外，他只會講艾話，不會其他的華人語言，加上有鄰居作證，才得以更改為艾族。大舅（他的大哥）也在 2019 年改為艾族。因此，當地政府機關的鬆嚴態度，會影響這些艾人的身份登記。

2. 辦理身份證的時間：小舅 vs. 小舅媽

既然凹洞村的社級政府機關態度較為嚴格，那麼何以編號 6 其家族都在凹洞村，在 2019 年以前小舅（1964 年生）是華族，而小舅媽（1964 年生）卻是艾族？這與艾人申辦身份證的時間有關。越南人民從 15 歲開始可以辦理身份證（可延後做），以後每隔 15 年就重新辦理。這與臺灣辦理身份證要統一時間的做法不同。小舅媽提早一年申報年紀，因工作需要偷加 1 歲，在 1977 年辦理身份證，登記為艾族。小舅在 1983 年辦理身份證，但時值 1979 年中越戰爭過後，比較敏感，當時政府沒有馬上發身份證，只提供「已經辦理」的證明條，上面寫的是「華族」。他要到 2000 年時，因需辦理事項才拿到身份證。因此，登記為艾族或華族，與艾人在申辦身份證當時的年紀有關，也與是在 1979 年之前或之後辦理身份證有關。

3. 華族改為艾族：新泰村及凹豆村

根據編號5受訪者說，他的家族很龐大，家族成員有華族也有艾族。他們以前是華族，他是家中第一個把身份從華族改成艾族的人。已經不記得是哪一年改的，大約是西元2000-2002年左右。他有位哥哥是艾族，侄子則是華族。他哥哥希望他侄子是華族，但後來也改成艾族。他們也都陸陸續續改成艾族，現在全家都是艾族。根據這位受訪者說，他們之所以能改為艾族，是因為當時比較容易改，而且當地政府也知道他們村落附近的三泰村有很多艾族，所以同意他們改成艾族。

編號6則是這兩年才改為艾族。其中大舅和小舅在2019年4月我們訪談時還是華族；到了2021年4月我們再次訪談時，他們都已經改為艾族。小舅在2019年11月改為艾族，小孩和孫子都變成艾族。那為什麼表6老二沒有改為艾族？編號6受訪者說，因為二姐嫁給儂族，儂族本身就是少數民族，已經享有優惠補助，二姐沒有變更族群的需求。

（二）艾人族群認同轉變的促發因素

根據我們所訪談的艾人，太原省有許多華族中的艾人想改成艾族，但據說現在他們要改成艾族的困難度很大。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想從華族改成艾族的多，包括已經改成艾族的和未能改成的；但沒有人想從艾族改成華族。這種情形發生在太原省。太原省艾人處在越南的政治及社會環境當中，其認同產生轉變。我們認為，太原省艾人從華族轉變為艾族的族群認同轉變，有四方面促發因素。下面分別討論：

1. 政治上：越南的排華情緒

上面第4節已經提到艾人族群認同轉變的兩個政治因素，一點是受到法軍影響，法軍防範中國，區分華人與艾人，刻意要把艾人從華人族

群中切開。另一點則是受到 1979 年中越戰爭影響，中越關係惡化，越南產生排華情緒。

編號 5 受訪者是 1963 年生。父親是艾人，講越南話不流利；母親為京族人，講艾話很流利。父兄都是黨員，在軍隊職位很高。1979 年越南發生排華事件，父兄不能在政府機關工作，被迫退休。他的兄姐都會講艾話，只有他不太會講。他 9-10 歲以前很會講艾話，但上學後就逐漸不喜歡講艾話。同學知道他是艾人，都排擠他，他很生氣，變得不喜歡講艾話。他說：

1979 年當時很亂。公安會來，很害怕，不清楚狀況，不敢講艾話。

以前比較謹慎。現在兒子在政府機關工作，四個兄弟的小孩都在黨工作，不怕了。

這種現象很普遍，不是個案。伊藤正子（2018：271、284、286）就印證這個事實。文中說「艾人失去幹部地位，被剝奪黨員和黨籍，甚至被趕出軍隊」。又提到「上至高級將校，下至士兵，在軍隊裡面沒有一個華人」。文中還說，所有留在越南的人，艾人全部被免職，幹部全都被京族人替代。此後艾人不能擔任重要或高級的職務，即使擁有學歷也無法參加警察考試。

中越戰爭的排華情緒導致越南艾人無法在公家單位任職。華族在當地社會有負面觀感，處處受到排擠，讓越南艾人尋求「去中國化」。一方面要與中國有所切割，一方面又受到政府把艾族從華族中區分出來的

影響，這是導致艾人分屬於兩個不同族群的最大原因。許文堂（2016：5）說：「華人捐棄其華人族裔，必有非常之現實考量與不可抗力左右，越南政治長年不利於華人的氛圍正是得以左右華人做此考量之不可抗力。越南華人不只遊走於國家間的邊界，亦可能遊走於民族間的邊界。」

2. 經濟上：艾族享有優惠而華族卻無

越南 54 民族除了京族之外，其他 53 族都是少數民族，包括華族在內。越南政府對少數民族有優惠政策，有較多補助或考試加分等優惠措施，但對華族沒有。越南政府不只在政治上對華人有所防備，在經濟及教育上也與其他少數民族的待遇有所不同。編號 6 受訪者說，他們家改為艾族後，他的孫子上學不用學費。利之所趨，讓越南艾人選擇較有優惠的艾族作為自己的身分認同。

3. 民族政策：艾人的艾族意識

越南艾人的族群認同也與越南當局的民族政策有關。越南提出識別民族的 3 條標準如下：⁶

- (a) 語言；
- (b) 文化生活；
- (c) 民族自覺意識。

越南提出識別民族的 3 條標準中，第 3 條「民族自覺意識」強調人民本人的自覺意識。也就是說，越南識別民族的三條標準中，以民族自覺意識為重，亦即本人願意承認自己是什麼民族。這讓越南艾人的民族認同有產生改變的機會。

編號 4（1960 年生）的父親是艾族，母親是京族。他們一直都是艾

6 參見范宏貴（2002：59-60）、范宏貴（2004：320、400），以及 ITO（2013：32）。

族，堅持不改成華族。母親年近百歲（2017年訪談時97歲），會講艾話。編號4受訪者說，他已身為越南人，他們全家都支持胡志明及共產黨，對抗法軍及美軍都有貢獻。1979年他當時19歲，家裡所有財產都賣了，等著離開。後來因為沒有人要求他們搬走，所以留下定居。他小時候很會講艾話，1979年以後就少講了。編號4還說以前京族人都會講艾話。伊藤正子（2018：282）也提到太原省富平縣同蓮社一位受訪者，他外公是京族，會說艾話。他的母親參與了越南革命，雖是京族，但會講艾話，後來就改為艾族。

有不少艾人認為他們自己「與華族不同」。不只像編號4和編號5（都是艾族）的艾人提到他們與華族不同，有些艾人雖然身份證上登記為華族，也認為他們與華族有所不同。伊藤正子（2018：282）就提到北江省陸岸縣富潤社一位艾人受訪者說，1979年以後「無論是艾還是客家，都被國家認定為華了。但是我們明明就是很純正的艾不是華」。看來，認為自己是艾人的艾族意識也會影響其民族選擇，艾人就當屬於艾族。

4. 個別情況：艾人「小農經濟」的生活思維

北江省和太原省的艾人多半從事農作。我們認為，艾人族群認同產生轉變還有一個可能更為根本的重要基調，那就是「小農經濟」的生活思維。在我們的訪談過程中，有一些艾人對他們屬於哪一族並沒有多大興趣，只是說「我們是艾人」。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農作經濟問題，以及其他實際生活問題。這些艾人能意識到他們是艾人的身份，但認為天高皇帝遠，屬於哪個民族並不重要；這些艾人的民族意識並不強烈。

這種小農經濟的生活基調為人所忽略。我們認為，越南這些艾人

「小農經濟」的生活基調，不只在上面所說第 3 點上，亦即在越南民族政策強調「民族自覺意識」上產生效應，也在第 1 點政治因素上產生效應。越南艾人認為「艾人就是艾人」的看法讓我們重新檢視，也許就是在這種「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小農基調思維之下，當受到「法軍防範中國」以及「中越關係惡化」這兩個政治因素影響時，導致可辨析「艾人不是華人」的族群特徵，而讓艾人的族群認同產生變化。

六、結語

總結上面所說，越南艾人分屬於艾族和華族，主要是受到越南的政治及歷史影響；而艾人個人的族群認同轉變，仍然受到越南的政治及歷史影響。對於越南的民族劃分，除了語言和文化之外，如果沒有放到越南特有的政治社會或移民歷史中觀察，就無法獲得充分解釋。越南艾人的語言或文化等特質，受到越南的政治、社會等變遷影響而逐漸模糊。⁷此外，艾人本身「小農經濟」的生活基調，是支撐其身處越南政治、社會的劇烈變化中，產生可以在不同民族之間鬆動遊走的可能性。

越南艾人不只分屬在不同的華族及艾族，還有艾人被歸為儂（Nung）族。這應當跟海寧省儂族自治區有關。北江省有一位受訪者說，越南有一部份艾人變成儂族。南越同奈省（Dong Nai）有一位艾人受訪者也說，他的爺爺是華族，父親是華族，而親伯父是儂族。當時在登記身份時，各登記各的。現在這位受訪者還是華族，而他伯父的兒子也還是儂族。儂族就是「農」族，儂族是少數民族，有優惠，因此登記為儂

7 伊藤正子（2018：283）提到，女性的民族服裝在 1979 年之後禁止穿戴。文中受訪者母親自那之後就沒穿過，大家都放棄穿民族服裝。

族。有趣的是，這位受訪者又說「儂族也是華族」。Nguyen (2018) 提到同奈省有「華儂」人，與海寧省儂族自治區有關。從這些說法看來，越南艾人對於自己民族身份的認同，會受到各種因素影響而在不同民族之間遊走。

Hutton (1998, 2000) 發現越南儂族自治區的「儂族」並非講壯侗語，而是講某一種漢語方言。文中提到作者於 1990 年訪談香港喜靈洲 (Hei Ling Chau) 島勵顧教 (Nei Ku Chau) 難民營的越南儂人時，原先推想這些儂人是講傣方言 (Tai dialect)，但後來發現並不是，而是說著一種漢語方言。文中並說，雖然這些儂人都說是「儂」，但「儂」似乎是有著多重複雜性的一個代表詞。Hutton 的說法正反映越南艾人在「艾族」、「華族」及「儂族」不同族群之間的多重複雜性。

另一方面，不只艾人被劃歸為艾族、華族或儂族等不同民族，其他民族也有劃分不一的情況。范宏貴 (2002: 168) 說，有些外出工作的儂族，同是一家人，哥哥報為岱族 (Tay)，弟弟報為儂族，岱族和儂族界限很難劃分。看來，越南不只是艾族或華族有劃分糾葛問題，恐怕有許多族群都有這樣的問題。

謝誌：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8 年 10 月桃園中央大學所舉辦「第 13 屆客家話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加以改寫而成。筆者在赴越訪談艾人過程中，得到許多不方便具名的受訪者幫助，並得到越南國家大學 - 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 (河內) 阮文政 (Nguyen Van Chinh) 教授與其學生梁氏妝 (Luong Thi Trang)，太原大學 - 太原科學大學范氏芳彩 (Pham Thi Phuong Thai) 教授與其同事，以及先後在臺灣留學的越南學生卜賴

嬌 (Poc Lai Kiu)、陳鳳 (Tran Phung)、段刻堅強 (Doan Khac Kien Cuong)、克氏妝 (Khac Thi Trang)、蘇美恆 (Su Nhi Mui)、鄭妙薇 (Trinh Dieu Vi)、鄧雲 (Dang Thi Van)、阮氏秋霞 (Nguyen Thi Thu Ha) 和吳玉映 (Ung Ngoc Anh) 等人協助。在 GIS 繪圖方面，中央研究院廖法銘先生提供指導，景美國小徐鳳生老師提供建議，學生林偉如協助繪製。此外，期刊審查委員與編輯委員會委員惠賜寶貴意見，讓文章修改後更具可讀性。本文是科技部 106-107 年研究計畫 (MOST 106-2410-H-155-026- 及 MOST 107-2410-H-155-015-) 研究成果。謹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 王文光、李曉斌，2007，《百越民族發展演變史：從越、僚到壯侗語族各民族》。南寧市：廣西民族出版社。
- 王甫昌，2003，《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新北市：群學出版社。
-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市：允晨出版社。
- _____，2003，《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臺北市：聯經出版有限公司。
- 伊藤正子，2018，〈ベトナムの「華人」政策と北部農村に住むガいの現代史〉。《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17 (2)：258-286.
- 吳永章，1991，《中國南方民族文化源流史》。南寧市：廣西教育出版社。
- 吳靜宜，2010，《越南華人遷移史與客家話的使用：以胡志明市為例》。

- 桃園市：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如龍等，1999，《粵西客家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濟南大學出版社。
- 李新魁，1994，《廣東的方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范宏貴，2002，《越南民族與民族問題》。南寧市：廣西民族出版社。
- _____，2004 (2006)，《華南與東南亞相關民族》。北京市：民族出版社。
- _____，2008，《越南語言文化探究》。北京市：民族出版社。
- 許文堂，2016，〈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北越華人社會之變貌〉。《亞太研究論壇》62：5-32。
- 許維德，2013，《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臺灣客家、原住民與臺美人的研究》。桃園市：中央大學出版中心。
- 陳曉錦，2004，《廣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調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黃宣衛，2010，〈從認知角度探討族群：評介五位學者的相關研究〉。《臺灣人類學刊》8.2：113-136。
- 黃應貴，2008，《反景入深林：人類學的關照、理論與實踐》。臺北市：三民書局。
- 詹伯慧主編，2002，《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劉村漢編，2011，《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8，《廣西通志·漢語方言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鄭永常，2020，《越南史：堅毅不屈的半島之龍》。臺北市：三民書局。

- 謝建猷，2007，《廣西漢語方言研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鍾文典，2011，《廣西客家（修訂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顧長永，2007，《越南：巨變的二十年》。臺北市：臺灣商務出版社。
-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譯，1999 (2016)，《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Barth, Fredrik,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Fairclough, Norma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tton, C.M., 1998, “From pre-modern to modern: ethnic classification by language and the case of the Ngai/Nung of Vietnam.”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18: 125-132.
- _____, 2000, “Cross-Border Categories: ethnic Chinese and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at Mong Cai.” Pp.254-76, in *Where China Meets Southeast Asia: Social & Cultural Change in the Border Regions*, edited by Evans, G. et al.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ITO, Masako, 2013, *Politics of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Vietnam*. Kyoto: Kyoto University Press and Trans Pacific Press.
- Nguyen, Van Chinh, 2018, “Memories, Migration and the Ambiguity of Ethnic Identity: The Cases of Ngái, Nùng and Khách in Vietnam.” *Asian*

and African Area Studies 17 (2):207-226.

Smith, Anthony, 2008, *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Nations: Hierarchy, Covenant, and Republic*. Blackwell Publishing.

Tong cuc Thong ke (統計總局), 2020, *Ket Qua Toan Bo: Tong Dieu Tra Dan So va Nha o Nam 2019* (《全部結果：2019年人口及住房總調查》). Ha Noi: Nha xuat ban Thong ke (河內：統計出版社).

Vu, Ba-hung (武伯雄), 1972, “Buoc Dau Tim Hieu He Thong Ngu Am Tieng Hoa (〈華語語音系統頭步探曉〉).” Pp.105-124, in *Tim Hieu Ngon Ngu Cac Dan Toc Thieu So o Viet Nam Tap I* (《越南的各少數民族言語探曉·第一輯》), edited by Vien Ngon Ngu Hoc Uy Ban Khoa Hoc Xa Hoi Viet Nam (越南社會科學委班言語學院編). Ha Noi (河內): Vien Ngon Ngu Hoc Uy Ban Khoa Hoc Xa Hoi Viet Nam (越南社會科學委班言語學院).

Wimmer, Andreas, 2013, *Ethnic Boundary Mak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附錄 1 越南「北江省」艾人分布簡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附錄 2 越南「太原省」艾人分布簡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